

宋史

冊
卷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趙汝愚

子崇憲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旣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

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旣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閣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卽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閣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

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尙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爲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

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冑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冑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闔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

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薨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尙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

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冑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冑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冑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星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羣臣入王亦入汝

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

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冑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慚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冑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陞

下亦亟去此小人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冑勢益張侂冑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冑合謀陞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冑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冑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冑又擢其黨京鎰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儉和附疾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冑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太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

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黹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鏊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

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冑誅盡復元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卽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旣貶死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藉田令制曰爾

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諡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讒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旣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尙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祕書郎辭弗許尋爲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

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
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
亦罕見施用爰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
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
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儉餘黨窺同之萌皆懇懇爲
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
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一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
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徒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
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
廣漑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
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
寢移爲宅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
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

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
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
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蘿蔓
峒者仍歲寇鈔爲暴實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
實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
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
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
者以歸邕爲邊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
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
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
周公以王室懿親爲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
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哀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

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
丕祚者實係于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人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
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
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
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爲韓侂冑所構一斤
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
至于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
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公之於國其忠也公之於民其愛也公之於天其敬也公之於地其畏也公之於鬼神其信也公之於名其重也公之於利其輕也公之於死其視也公之於生其處也公之於事其勤也公之於言其慎也公之於行其剛也公之於德其厚也公之於業其大也公之於名其顯也公之於利其輕也公之於死其視也公之於生其處也公之於事其勤也公之於言其慎也公之於行其剛也公之於德其厚也公之於業其大也公之於名其顯也